

王重民先生《隋志》批札辑录

毕于洁

序 言

王先生讳重民，字有三，河北高阳人。先生是闻名中外的目录学、版本学家和敦煌学家。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国内已有一些专文论述。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这是学术界公认的。先生的学识渊博，是大家特别是他的学生们十分钦佩的。这些既体现在他的著述之中，也表现在他的读书批札之内。

王先生对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成绩斐然。对于我国古典目录学著作，了如指掌。有关目录学史料，博贯赅通。因此，他的目录学论著，史料丰富，内容翔实，论辩有力，鞭辟入里。这是他勤奋治学、善于读书的结果。先生冷庐室藏有一部他读过多次的《八史经籍志》。在这部书中，他读《隋书·经籍志》尤勤。书上批札圈点的笔色就有墨、朱、绿、蓝多种。这些墨迹，多有朱墨相间、绿蓝并陈的页面，可见先生读是书用力之勤苦。在简端行间，批札甚多，多达数十条。每条十几字、几十字乃至数百字不等。这些批札的内容十分丰富。为叙述方便，强分之有如下数端。

一曰质疑。先生读书，思想敏捷，常常发现问题而提出疑问。如：“服虔下殆脱‘一卷’二字欤？”，“宋时尚有完本欤？”，“殆即杜氏所书欤？”等等。这些质疑实乃倾向甚明，为谨慎

计，在没有找到更充分的材料佐证之前，先生从不轻下断语。由此可见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

二曰考证。对《隋志》中的疑误的考证，先生颇下了一番功夫。诸如关于《周易讲疏》的作者是何晏还是何妥的考证；关于“梁”还是“粲”字的考证等，先生都在批语中广征博引，用丰富的资料，作了雄辩有力的论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读后不能不赞赏先生的学识渊博，功力雄厚。

三曰注释。在诸多的批札中，注释占有很大的比重。注的内容多样，有的注卷帙，有的注来源，有的注时代，等等。注文十分简短，三五字、七八字，最多也只有十几个字。这些注释为我们研究《隋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四曰校勘。先生长于校勘学。在批札中，先生运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学的诸种方法，校出了《隋志》的多种问题：有衍文、缺文、倒文、误入、复出等等问题。

五曰辑佚。在书的天头地脚，读书时能够质疑、释疑已经不易，可是先生却能在那方寸之地做出辑佚的功夫，更属难得。如卷四中“妇人集”一条，先生从《太平御览》、《初学记》等书中辑出《妇人集》佚文三条。这又是先生善于读书的一条例证。

当然，先生批札的内容远不止这些。读者读后自会总结概括。仅从上述诸端，我们既可看出先生《隋志》批语内容之丰富，又足见先生之博学多识，治学功力之深厚。

对于《隋书·经籍志》的研究，先生有独到的见解。他不仅不苟同于一般人的不正确的看法，就是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他也有批判和辨正。他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惟《经籍志》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在十志中为最下’。我认为，‘舛误’是不能免的，可是在十志中不能说他最下，而在古代目录中，则是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一部重要目录”。同时先生还指出，一些人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

说的一点“小疵”，“就来随声附和，是不正确的”。先生根据他自己深入地、卓有成效地研究，对《隋志》作出了高度的而且又是公正的评价。

首先，王先生根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十分有力的论证了今本《隋书经籍志》所题长孙无忌等撰是错误的。《隋志》的真正作者应是“侍中郑国公魏征撰”。剥去了近千年来在《隋志》作者问题上掩盖着的迷雾，澄清了事实。其次，王先生还高度评价了《隋志》“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著录方法和“约文绪义，各列本条之下”的附注法。先生对《隋志》著录亡书、通计亡书的做法，十分推崇。他认为“这是《隋书经籍志》的极大特点，也就成为它的优点之一，赖此保存了许多隋以前旧目录里的著录。”他认为这是《隋志》和《汉志》不同的地方，也是《隋志》胜过《汉志》的地方。第三，先生分析《隋志》的分类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在我国古代图书典籍分类法的发展史上，《隋志》是从六分法发展到四分法的一个总结。它第一次采用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名称，“统一了并且建成了四部分类法。从此确立了四分法的统治地位。”先生这些精僻独到的见解，集中地写在《对于〈隋书经籍志〉的初步探讨》（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总第19期）一文和《普通目录学》讲稿一书中。（前面的引文均从此出）

今年四月十六日是王先生的十年忌辰，特辑出先生读《隋志》批札，以作纪念。忆及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聆听先生讲授《中国目录学史》课时，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十年前先生含恨离我们而去的前几天，我还在北大文史楼上见过他一面。从断断续续的谈话中，看得出，他神情抑郁。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堂上课下和我们一班学生侃侃而谈了。在那“评法批儒”的吵闹甚嚣尘上的日子里，我很能理解先生的处境。因此，我也未和他多谈。从三楼走下一楼便分手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永

诀。恨我未能同先生多谈谈，不能谈学术，谈谈生活也好啊！每念及此，不免怆然泪下。 [1985年春写于积水潭医院]

《隋志》批札辑录

说明：为了节省篇幅，本文弃表格方式而采用分项叙述方式。项目分为四项：（一）原文，是指《隋书经籍志》的原文，卷页，乃指王先生所读《八史经籍志》^①中《隋书经籍志》的卷页；（二）批语，是王先生手书批札。（三）毕按和毕注，乃笔者所作的按和注。按是对王先生批语圈点情况的说明，注是对批语文字的注释。

卷一

〔原文〕 页八上行二至三 周易三卷（晋骠骑将军王虞注残缺梁有十卷）

〔批语〕 释文序录作十二卷。

〔毕按〕 “周”字右侧有一朱笔圈。

〔毕注〕 《释文》，系《经典释文》之简称，下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刻本《经典释文》作“三虞注十二卷”，误。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吴检斋遗书》本《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正作“王虞”。

〔原文〕 页九下行三至四 周易私记二十卷○周易讲疏十三卷（国子祭酒何安撰）

〔批语〕 马国翰《周易何氏讲疏》序云：“《隋书经籍志》有周易私记册卷，不著撰人姓名。下次《周易讲疏》十三卷，注云：国子祭酒何晏撰。考魏何晏官至吏部尚书。《隋志·集部》题《魏尚书何晏集十一卷》。兹题国子祭酒乃隋何妥之官号。且书名传数并与妥传不殊，而次序又在陈周宏正之下。不著代者，以妥为隋人也。志偶误妥为晏。而《册府元龟》遂云何晏撰《周易

私记》廿卷、《周易讲疏》十三卷。朱太史彝尊信之，载人《经义考》。展转承讹，失而愈远矣”。

〔毕注〕 马国翰序文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七《周易何氏讲疏·序》。《何妥传》载《隋书》卷七五，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册第1715页。

〔原文〕 页十六下行二至四 丧服仪一卷（……丧服释疑二十卷孔智撰亡）

〔批语〕 孙蜀丞（名人和）先生曰：“孔智当作刘智字之误也。《晋书·刘实传》：弟智字子房，著《丧服释疑》，论多所发明”。

马国翰辑本序曰：“智字子房，平原高唐人，官至太常，谥曰成。事迹具《晋书》本传。……传载著《丧服释疑》，论多所辨明。其书隋、唐志不载，而《隋志》列出梁有之书《丧服释疑》二十卷，孔智撰，亡。余氏萧客云：通典引数处，并云晋刘智无孔智。按礼记正义亦引刘智，以此合本传证之。知《隋志》误刘为孔也”。

〔毕注〕 马国翰序载《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二十二《丧服释疑·序》。文中所引余萧客文，见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光绪乙未杭州竹简斋石印本一下页六。

〔原文〕 页十七上行七 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谥法三卷后汉安南太守刘熙注亡）

〔批语〕 按：刘熙谥法三卷见下论语类。此盖因《七录》而附出，与下为复。

〔毕注〕 论语类末第四种书，即刘熙谥法。

〔原文〕 页二十二上行四至五 春秋左氏传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梁有服虔杜预音三卷……）

〔批语〕《释文叙录》：服虔音一卷，杜预音三卷。此处服虔下殆脱“一卷”二字欤？

〔毕按〕服虔下着一墨点。

原文〕页二十九上行四 尔雅音八卷（秘书学士江灌撰梁有尔雅音二卷孙炎郭璞撰）

〔批语〕按：《经典释文叙录》：孙炎、郭璞音各作一卷。则此云音二卷，孙炎、郭璞撰者人各一卷也。

〔毕按〕“灌”字侧墨书一“灌”字。

卷二

〔原文〕页一下行七至八 汉疏四卷（梁有汉书孟康音九卷刘孝标注汉书一百四十卷陆澄注汉书一百二卷梁元帝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并亡）

〔批语〕按本序《七录》作于普通中，而此著录元帝书，则凡梁有今亡者，谓并出于《七录》，为不足据也。

〔毕注〕普通，梁武帝年号，公元520—527年。梁元帝萧绎，公元552—555年在位。

〔原文〕页二上行七至八 吴书二十五卷（韦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缺）

〔批语〕《史通》正史篇：“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玉海》引“中兴书目”亦作五十五卷，然则子玄殆见全书而宋时尚有完本欤？

〔毕注〕《史通·正史》篇，即《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中兴书目”即《中兴馆阁书目》。引文在《玉海》卷四十六。

〔原文〕 页四下行十 晋纪四卷（陆机撰）

〔批语〕 《史通》云：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叙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

〔毕注〕 《史通》卷二：“今史通云：‘历纪三祖，直叙其事’，以为不合本纪之体”。

〔原文〕 页二十三下行七 扶南异物志一卷（朱应撰）

〔批语〕 《养新录》卷十二：“《南史·刘杳传》沈约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书载长颈王事。此何所出？杳曰：长颈是毗騫土未建安，扶南以南记云，古来至今不死。按应当是建安名也”。

〔毕按〕 “扶”右侧有一朱点。

〔毕注〕 批语引《养新录》末句“应当是建安名也”前尚有“《隋书经籍志》有《扶南异物志》一卷，朱应撰”数字。

卷三

〔原文〕 页二上行三至四 顾子新语十二卷（……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并吴中夏督陆景撰亡）

〔批语〕 严可均曰：“绍兴王君理堂游幕山左，携有宋写残本二卷，余未获见之”。

〔毕按〕 “典语”和“典语别”右侧有绿笔曲线。

〔毕注〕 严可均语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七十：《典语》按。

〔原文〕 页三上行七 （老子二卷晋郎中阙韶集解）

〔批语〕 《释文叙录》：“程韶集解二卷，鉅鹿人，东晋郎中，关内侯”。

〔毕按〕 “阙”被绿笔圈去，旁加“程”字。

〔毕注〕 《释文叙录》文字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吴检斋

遗书》本（中华书局）第157页。

〔原文〕 页四上行七至八 庄子文句义二十八卷（本三十卷今阙梁有庄子义疏十卷又庄子义疏三卷宋处士李叔之撰亡）

〔批语〕 孙蜀丞先生云：《玉烛宝典》一引庄子云“斥鹤笑之”。阮氏义疏：鹤，小雀。此《义疏》十卷，不著撰著人姓名，殆即杜氏所引书欤？

〔毕按〕 原文“庄子义疏十卷”之“庄”字右侧墨书三个“△”符号。

〔毕注〕 “斥鹤笑之”见《庄子·逍遥游》。

〔原文〕 页七上行一 粝梁之食

〔批语〕 按：梁当为“粢”字之误也。梁为美食，粢为恶，故古书每以粢梁对文。《列子·力命》篇：北宫子谓西门子曰：“朕衣则短褐，食则粢粝。子衣则文锦，食则梁肉”是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粝粢”亦误为“粝梁”。韩子《五蠹》篇：“尧之有天下也，粝粢之食，藜藿之羹”。《淮南子·精神》篇：“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尧粝粢之饭，藜藿之羹”，尚不误。

〔毕按〕 “梁”字右侧有绿笔“粢”字。

〔原文〕 页八上行二至三 傅子百二十卷（晋司隶校尉傅玄撰嘿记三卷吴大鸿胪张伊撰裴氏新言五卷吴大鸿胪裴玄撰……）

〔批语〕 按：《嘿记》、《新言》二书，不云梁有今亡，则本作大字，后人误入注文也。

〔毕按〕 自“嘿记”至“裴玄撰”右侧有墨笔直线。

〔原文〕 页八上行五 （刘子十卷何子五卷）

〔批语〕 《新志》题刘勰。《新志》题何楷。

〔毕注〕 《新志》，即《新唐书·艺文志》。

〔原文〕 页八上行九 谏林五卷

〔批语〕 《唐志》作十卷。

〔毕注〕 《唐志》，即《旧唐书·经籍志》。

〔原文〕 页八下行二 政论十三卷

〔批语〕 《新唐志》作《述政论》；见前。

〔毕注〕 《新唐志》，即《新唐书·艺文志》。

〔原文〕 页九上行三 文府五卷

〔批语〕 《新唐志》徐陵文府七卷，宗道宁注。

〔毕注〕 《新唐志》，即《新唐书·艺文志》。

〔原文〕 页九上行九 （梁有子钞十五卷沈约撰亡）

〔批语〕 《唐志》作三十卷。

〔毕注〕 《唐志》，即《旧唐书·经籍志》。

〔原文〕 页九下行二 帝王集要三十卷（崔安撰）

〔批语〕 （宏）。

〔毕按〕 “（宏）”字写在崔安的“安”字旁。

〔毕注〕 《新唐书·艺文志》作“崔宏撰”。

〔原文〕 页三十行四 （梁又有阮河南药方十六卷阮文叔撰）

〔批语〕 孙蜀丞先生云：“阮河南乃阮炳也。炳字叔文，此作文叔，盖误倒也。魏志杜畿传裴注引杜氏新书：阮武弟炳字叔

文，河南尹，精意医术，撰药方一部”。

〔毕注〕 孙蜀丞语出孙氏所著《抱朴子校补》一书，见该书第33页，但少“炳字叔文，此作文叔，盖误倒也”数字。

卷四

〔原文〕 页三上行十至页三下行十 后汉谏议大夫刘陶集三卷（梁二卷录一卷……）魏太子文学应瑒集一卷（梁有五卷录一卷亡）

〔批语〕 此并云有录一卷。亡者谓只亡录也。今本无录。下应瑒集梁有五卷录一卷，则为比较，亡字衍文。

〔毕按〕 这一面著录图书十数种，大都有“录一卷”或“录一卷亡”字样。王先生均在行间打有朱点。为省篇幅，“原文”项中用……号代替。在“梁有五卷录一卷亡”的“亡”字上有一朱笔圈。

〔原文〕 页四上行六至七 魏武帝集二十六卷（……）魏武帝集新撰十卷

〔批语〕 徐幹等题魏太子文学而列于魏武帝之前，似与每代帝王冠首之例不合。

〔毕注〕 “徐幹等题魏太子文学”指页三下《魏太子文学徐幹集》五卷。

〔原文〕 页四下行二至三 （光禄勳刘邵集二卷魏一卷亡）

〔批语〕 邵集梁时二卷，魏时一卷，必又据魏时书目为说也。

〔毕按〕 “魏一卷”三字右侧有朱笔曲线。

〔原文〕 页七上行四至五 晋平原内史陆机集十四卷（梁四十七卷录一卷亡）

〔批语〕 按：亡字衍。

〔毕按〕 “亡”字上有朱笔圈。

〔原文〕 页七上行六至七 晋中书郎张载集七卷（梁一本二卷录一卷）

〔批语〕 此“梁一本二卷录一卷”者，盖梁有两本，一本七卷，一本二卷录一卷也。

〔毕按〕 “梁一本二卷”右侧有朱笔曲线。

〔原文〕 页八上行一 （晋明帝集五卷录一卷简文帝集五卷录一卷孝武帝集二卷录一卷）

〔批语〕 此诸帝文集不列首者，殆以其亡佚欤！

〔毕按〕 “晋”、“简”、“孝”字旁打有朱笔✓。

〔原文〕 页十下行四至五 晋太傅谢安集十卷（梁十卷录一卷……）

〔批语〕 按注文十卷有误，因与全书体例不合。两唐志作五卷。

〔毕注〕 两唐志，即《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

〔原文〕 页十一下行二 晋司徒王珣集十一卷（并目录梁十卷录一卷亡）

〔批语〕 此云梁若干卷者，与隋时作比较耳。末著亡字，既不可通，又不合例，必是衍文。

〔毕按〕 “并目录”三字右侧有朱笔曲线，“亡”字被圈。

〔原文〕 页十一下行六至七 晋荆州刺史殷仲堪集十二卷（并目录梁十卷录一卷亡）

〔批语〕 此“亡”字亦衍文也。

〔毕按〕 “并目录”二字右侧有朱笔曲线，“亡”字被圈。

〔原文〕 页十二下行八 宋文帝集七卷（梁十卷亡）

〔批语〕 按“亡”字当衍。

〔毕按〕 “亡”字上有朱笔圈。

〔原文〕 页十三上行一至二 宋江夏王义恭集十一卷（梁十五卷录一卷又有江夏王集别本十五卷……）

〔批语〕 别本，两种本子不同，故并著于录。

〔毕按〕 “又有……十五卷”十一字右侧有朱笔曲线。

〔原文〕 页十三上行七至八 宋建安太守卞瑾集十卷（梁十卷）

〔批语〕 注文“梁十卷”，文有误。

〔原文〕 页十四下行四至五 宋特进颜延之集二十五卷（梁三十卷又有颜延之逸集一卷亡）

〔批语〕 此谓梁本为三十卷，而别有逸集一卷，隋时已亡。下文齐吏部郎谢朓集十二卷，谢朓逸集一卷，并著于录者，隋时均未亡也。

〔毕按〕 “又有颜延之逸集”等字右侧有朱笔曲线。

〔毕注〕 所谓下文谢朓集与逸集，见页十六上行九。

〔原文〕 页二十下

〔批语〕 通鉴百七十九：“蜀王秀尝从彘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胡注：“李文博，博陵人，仕隋不调。……善属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于世。”

〔毕按〕 这段批语在书的天头，似没有针对原文而发。

〔毕注〕 《通鉴》即《资治通鉴》。引文见中华书局点校本

《资治通鉴》第十二册第5594—5页。

〔原文〕 页二十一下行一 妇人集二十卷

〔批语〕 《御览》六九一引《妇人集》：张君平与妹宪书曰：念诸里舍皆富财贿，袿褊裘蔽，纷华照耀，于是之际，想汝怀愧。”

又七百二：没太子妻季氏，为夫所遗，妇与夫书并致安象扇两双（按没当作汲，季当作李，象当作众）。

《初学记》二十一北户录二引：《汲太子妻李氏与夫书》云：“致尚书墨十螺”。

〔毕注〕 《御览》即《太平御览》。卷六九一引《妇人集》文字见《袿褊篇》。卷七〇二的文字见《扇》篇。四部丛刊本李误为季，而众不误。《初学记》所引文字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0页。

〔原文〕 二十一下行十至页二十二上行一 杂赋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薛综注张衡二京赋二卷……）

〔批语〕 郭注《子虚》、《上林》，薛注《二京》俱存《文选》。按昭明原本无注，必李善所取入也。

〔原文〕 页二十四上行九至十（又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亡）

〔批语〕 《典引》收于《文选》，何云亡也。

〔毕按〕 “又……亡”计十一字右侧有朱笔直线。

注：①

王重民先生所读《八史经籍志》系清光绪八年（公元1883年）苏州观西振新书社据日本文政八年（公元1825年）版校勘刻印本。

附记：本稿完成后，承蒙傅振伦先生在百忙中校阅，特志谢忱。